

宋词鉴赏大典（13）

东方闻睿 编著

延边教育出版社

书名：宋词鉴赏大典（13）
作者：东方闻睿
书号：ISBN 7-5437-2024-3
出版社：延边教育出版社
版权所有：北京烨子工作室
类别：古典文学
出版时间：2005-2-13
字数：22万

内容提要:

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史上,词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词原是为了隋唐以来配合燕乐而创作的歌辞,后来逐渐成为一种长短的诗体。它最初在民间流传,晚唐时期,文人开始创作,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词的艺术水平。到宋代,词达到了其艺术顶峰,和唐诗并列对举,各极其美各臻其盛。

吴文英词作鉴赏 吴文英是南宋的一位奇才雅士，但他一生政治不得志，终志只能将满腹经纶寄之于词曲。即便如此，世人也多认识不到他的惊才绝艳。本篇原有小题，曰“陪庾幕诸公游灵岩”。庾幕是指提举常平仓的官衙中的幕友西宾。灵岩山，在苏州西，以吴王夫差的遗迹而有盛名。

这首词，通篇以一个“幻”字为眼目，借叙写吴越之争的史事写时世的兴亡和自己的一腔悲慨。由此字生发全篇，词笔如波似云，令人莫测其思。读来令人瞠目称怪。

开篇几句，向为选注家点断为“渺空烟四远，是何年、青天坠长星？”这是因为拘泥于现代“语法”而不了解汉文音律的缘故。词原本是音乐文学，当时一篇写就，立付歌坛，所以以原谱音律节奏为最要之“句逗”，然而长调长句中，又往往会有一二处文义断连顿挫的地方，本来可以恰好与音律相合亦不妨小小变通旋斡，而非机械得如同读断“散文”、“白话”一般。以世俗的“常识”而推，时、空二间，必须有·4250·《宋词鉴赏大典》所区分，不可混语。故“四远”为“渺空烟”之事，必属上连；而“何年”乃“坠长星”之事，允宜下缀。实际上，在吴文英的意念理路上，时间与空间原本是不必明确区分的，二者完全可以错综交织在一起。如此处梦窗先则纵目空烟杳渺，环望无垠——此“四远”也，空间也，然而却又同时驰想：与如彼之遥远难名的空间相伴者，正是一种荒古难名的时间。

所以眼睛看见无边的空间，就能悟到没有开头的远古时代——于是乃设问云：此茫茫何处，渺渺何年，不知如何遂出此灵岩？莫非坠自青天之一巨星乎？而由此坠星，遂幻出种种景象与事相；“幻”字，在这里指的应是幻化而生的意思。灵岩山上，乃幻化出苍崖古木，以及云霭烟霞……，乃更幻化出美人的“藏娇”之金屋，霸王盘踞的宫城。至此，才从容地将主题烘托而出。笔似十分暇豫，然而主题一经引出，便乘势而下，笔笔勾勒，笔笔皴染，亦即笔笔逼进，生出层层“幻”境，呈现于读者面前。

以下以“采香泾”再展想象的历史图画：采香泾乃是吴王宫女采集香料的地方，一水其直如箭，故又名箭泾。宫中脂粉，流到宫外，以至溪流皆为之“腻”，语意出自杜牧的《阿房宫赋》：“渭流涨腻，·4251·《宋词鉴赏大典》弃脂水也。”这是脱化古人，不足为奇，足以为奇者，箭

泾而续之以酸风射眼，膩水而系之以染花腥，遂将古史前尘，与目中实境（酸风，秋日凉冷之风）幻而为一，不知其古耶今耶？感慨系之。“花腥”二字尤为奇怪，大概是说吴宫美女，脂粉成河，流出宫墙，不仅使所浇溉的山花染着脂粉之香气，而且还带有人体的“腥”味。

再下，又以“响屧廊”的典故增一层皴染。相传吴王筑此廊，“令足底木空声彻，西施着木屐行经廊上，辄生妙响。”词人置身廊间，妙响已杳，而廊前的木叶，在酸风的吹拂下，飒飒然别是一番滋味——当日之“双鸳”（美人所着鸳屐），此时之万叶，不知哪个是真，哪个是幻？又不禁感慨系之矣！词人那变幻无端的笔法，在给读者展现出一个幻景丛叠的意境后，适时一束，自然地过渡而下。

过片另换一种笔调，看上去仿佛是大发议论，实际上仍在抒发感慨之情。其中意味大概是说：吴越争雄，越王勾践为了报仇，使美人计，派范蠡进西施于夫差，夫差被她迷惑之，其国于是灭亡，越仇得报。

然而什么是范氏功成的真正原因？回答是：吴王的沉醉。假如他能不耽沉醉，范氏怎么能功成而遁归五湖，· 4252 ·《宋词鉴赏大典》以垂钩游玩来庆祝吴的灭亡呢？所以不是勾践范蠡有能，而是夫差甘愿乐为的结果！醒醒（平声如“星”），与“沉醉”对映。——为昏迷不国者下一当头棒喝。

真是可悲。

古事已逝现在又当如何？欲问苍波（五湖——说即太湖），而苍波无语。终究谁能回答？水似无情，山又何若？回答说：山亦笑人——山之青永永，人之发斑斑矣。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欤？抑古往今来，山青水苍，人事自不改其覆辙乎？这一疑问，最终仍是未能解开。

倚危阑，眺澄景，见沧波巨浸，涵溶碧落，直到归鸦争树，斜照沉汀，一切幻境沉思，重新回归现实，不禁百端交集。“送乱鸦斜日落渔汀”，是一篇之警策，全幅之精神。一“送”字，尤为神笔！至此，从“五湖”起，写“苍波”，写“山青（山者，水之对也）”，写“渔汀”，写“涵空（空亦水之对也）”，笔笔皆在水上萦注，“问苍波”，何等味厚，何等意永，含咏不尽。

还有一点必须说明：乱鸦斜日，可以说是写实，但若说是比兴，也觉相宜。大抵高手遣辞，都是手法超妙，涵义丰盈。

· 4253 ·《宋词鉴赏大典》一结更归振爽。琴台，在灵岩，本地风

光。连呼酒，一派豪气可见。秋与云平，更为奇绝。在词人意中，“秋”亦是一“实体”，既可以“移动坐标”，也可以“计量”，所以说一登琴台最高处，才觉得刚才的阑干，不足为高，等到更上层楼，直近云霄，才发现“秋”与云乃在同等“高度”。用现在的话说，“云有多高，秋就有多高！”高秋自古即为时序之堪舒望眼，亦自古为文士之悲慨难置。旷远高明，又复低徊宛转，如此，此篇之词境，也真可谓是奇境了。

新雁过妆杰 吴文英梦醒芙蓉。

风檐近、浑疑佩玉丁东。

翠微流水，都是惜别行踪。

宋玉秋花相比瘦，· 4254 ·《宋词鉴赏大典》赋情更苦似秋浓。

小黄昏，绀云暮合，不见征鸿。

宜城当时放客，认燕泥旧迹，返照楼空。

夜阑心事，灯外败壁哀蛩。

江寒夜枫怨落，怕流作题情肠断红。

行云远，料淡蛾人在，秋香月中。

· 4255 ·《宋词鉴赏大典》吴文英词作鉴赏 这首词是作者为追忆逝去的爱妾所作，因此妾去在夏秋之际，所以每当此季，作者的思念之情便愈重，此词便是这种情结的显露。

“梦醒芙蓉。风檐近、浑疑佩玉丁东。”三句描写词人睡梦中被风檐间铁马之声惊醒，还以为是所思之人的佩玉丁东作响呢！“芙蓉”用在这里借以点明时令亦为词句增添了色彩。“佩玉丁东”不仅令人联想到玉佩和鸣的清脆的音响，而且还可由此及于佩带此玉之人。“已闻佩响知腰细”，词人所思之人一定是非常美丽。开篇几句就语简意丰地描绘出一幅有声有色的美妙画卷。“翠微流水，都是惜别行踪”。这二句描写当初分别之处。“翠微”指青山。此言妾从此去，这里的山山水水都记录着她的行踪并为她惋惜。

山静止不动以喻居者，流水一去不返而喻行者。绿水青山，词人独寻遗迹，这又是另一幅图画。这两幅画面其实表现的都是词人的相思之苦。由此引出了“宋玉秋花相比瘦，赋情更苦似秋浓”两句。词人借用李清照“人比黄花瘦”来形容宋玉。而这里宋玉。而这· 4256 ·《宋词鉴赏大典》里宋玉只不过是拉来陪衬“赋情”一句，意在说自己还不

如他,除了落拓不偶外,所爱之人又离去,所以比他悲秋更苦几分。“小黄昏,绀云暮合,不见征鸿。”这三句是具体描写了自己的赋情之苦后,又给读者展现了另外一个画面。黄昏将近,暮云满天,天色已晚,可征鸿却始终没有出现。“征鸿”照应前面的“秋”字,此句也暗示去妾毫无音讯。词中没有写自己,但和“翠微流水”二句一样,在这个沉寂的画面中是有一位怀着无限企盼之情的主人公的。这写景的三句更进一步补足上面所说的“赋情之苦”。

“宜城当时放客,认燕泥旧迹,返照楼空。”点明了写此词的原因。“宜城”借唐朝柳浑以自指,“客”借琴客以指去姬。柳浑因自己年老而让爱妾琴客另嫁他人,当时传为美谈。词人在这里只是借用。

“认燕泥旧迹,返照楼空”二句描写燕子去后,空余旧迹,夕阳返照,射入空楼的情景,藉以表现“燕子楼空,佳人何在?”这里暗用燕子楼典,是藉此表现自己对去妾的感情生死不渝。“夜阑心事,灯外败壁寒蛩。”“夜阑”,夜深,“败壁”点明自己生活潦倒,“寒蛩”点明时令。思人之苦,夜深愈甚,箫瑟的秋风吹进败壁,送来了寒蛩之声,这更增加了凄凉的气氛。· 4257 ·《宋词鉴赏大典》氛。从这两句的描述仿佛可以看到如豆的灯光照着这位不能入睡的词人,灯影之外却是残墙败壁以及寒蛩交鸣的漆黑的田野。“江寒夜枫怨落,怕流作题情肠断红。”唐人崔信明的名句“枫落吴江冷”形象地描述了吴江深秋的景象,而这正是词人所居之地,也是去妾行踪所在,所以当他深秋怀人时必然会联想到吴江的枫叶也要飘落了,词人用了“怨落”一词,给枫叶涂上了几许感情色彩。从“落枫”又进一步联想到怨女传情时的红叶题诗。去妾恐怕也会在红叶上题诗表达对词人的思念吧?结句由揣测进一步料想,语气也愈趋肯。“行云,料淡蛾人在,秋香月中。”“行云远”用阳台典故,暗示去妾已远。“淡蛾人”指去妾,张祜有“淡扫蛾眉朝至尊”之句用来形容美丽的虢国夫人,这里是作者借用来形容去妾。此二句是对去妾处境的推想,他想象她一定也在过着孤独寂寞的生活。词人没有直叙而只是描绘了一幅清冷悲凉的画面,行云渐远,美丽的去妾在清寒而明亮的秋月之中,可望而不可及,两人相隔,如人间天上。结尾画面凄美,悲徊无已。

这首怀人词与以往有所不同,词人既不是按照时间顺序,也不是按照空间顺序来描写对去妾的思念,· 4258 ·《宋词鉴赏大典》而是通过

为读者描摹一幅幅与怀人有关的图画，来展示自己心中的相思之苦。这种笔法，给了读者仔细品味的余地，比直接抒情包含着更丰富的内容，因而也更能打动读者的心，引起他们的共鸣。

夜 合 花 自鹤江入京，泊葑门外有感吴文英柳螟河桥，莺晴台苑，短策频惹春香。

当时夜泊，温柔便入深乡。

词韵窄，酒杯长。

剪蜡花，壶箭催忙。

共追游处，· 4259 ·《宋词鉴赏大典》凌波翠陌，连棹横塘。

十年一梦凄凉。

似西湖燕去，吴馆巢荒。

重来万感，依前唤酒银罍。

溪雨急，岸花狂。

趁残鸦，飞过苍茫。

故人楼上，凭谁指与，芒草斜阳。

· 4260 ·《宋词鉴赏大典》吴文英词作鉴赏 鹤江，即白鹤溪，在苏州西部。作者自白鹤溪坐船去南宋都城临安，途径苏州东城的葑门，并在此停泊。葑门外的溪流附近，是作者和他的苏州去妾曾经居住，同游之地，或许还是他们的定情之处，所以重经故地，唤起无限旧情，怀念之情无法自抑之中写下了这首怀人词。

上片回忆过去，写团聚的欢乐。“柳螟河桥，莺晴台苑”，起两句用秀丽工巧的对偶句描写苏州美丽的春景，一“螟”字写尽河边桥畔杨柳的浓密娇柔之态；不直接说晴天台苑中的黄莺尽情啼啭，而径称之为“莺晴”，遣词造句极幽细。“短策频惹春香”，不明点出游，而屡携短策，自见作者多次出游；亦不正面写花开，而短策在路上频频沾惹春香，自能表明沿途春花盛开之状。上文写柳，这里又写花，丰富了春景，上文不点春字，这里补点，避免了重复。这一句从春景引出作者，又将由作者引出他所思念的人。

“当时夜泊，温柔便入深乡”，时、空、人的关系更有一个跳跃：从苏州较大的范围陡然缩小到葑桥附近，· 4261 ·《宋词鉴赏大典》从整个春日浓缩到一个夜晚，从独游扩展到两人同泊（或者竟是初次定情）。

以“温柔乡”写男女爱情，本是习用词语，但用不好则容易落入陈套。高明的作者不连成一词用，而是把它拆开分别用在句首、句末，中间插入“便入”二字，以见情急事谐，插了“深”字，以见情挚梦甜，便显得精警有力，更能起化旧成新的作用。“词韵窄，酒杯长。剪蜡花，壶箭催忙。”写夜泊时的对饮。进入“温柔深乡”，这里不单指双栖同宿，相对欢饮，也是情景之一。作者自是填词老手，精于声韵之学，却忽然嫌词的韵律狭窄束缚人，似乎不合常理，其实他并非真的感叹词体拘才难，而是强调两情欢洽，一时无法尽情抒写：烛花频剪，良宵苦短，时光飞逝，夜已经很深了。记时的壶箭移动本有定时，何能忙着相催？这也无非人因欢饮而忘却时间流逝之快，从而才有此错觉。这四句情节平常，但都曲一层说，便显得不平常。“共追游处，凌波翠陌，连棹横塘。”时、空关系又有变化，总忆两人互相追随的游踪：或在陆上翠陌，看她绰约轻行，犹如洛妃的“凌波微步”；或两人同舟连棹，游于苏州城西南的横塘一带。内容扩大了，又用对偶句把它集中描写，炼句与起笔当有异曲同工之妙。

· 4262 · 《宋词鉴赏大典》下片写当今，亦即爱妾离去后的悲感。“十年一梦凄凉”，指出从欢聚到现在已时过“十年”，旧事早已化成“一梦”，自然的由欢乐转到“凄凉”。“似西湖燕去，吴馆巢荒”，互文对偶，以西湖、吴馆中的燕去巢荒，比喻自己与苏、杭二妾的生离死别，只有知道这些事情的才能明其所指。“重来万感，依前唤酒很罍。”“重来”照应上片的“当时”，“唤酒”照应上片的“酒杯长”，着以“万感”、“依前”，便觉今昔事虽略同而情迥异，沉吟呜咽，凄怨欲绝。“溪雨急，岸花狂。趁残鸦，飞过苍茫”，是即目所见：急雨打击着溪面，岸花随风狂舞，无助的残鸦飞过“苍茫”的天空。眼中所见之景与心中之情同样的凄迷。情绪由凄怨渐入激动，笔调也由吞咽转为倾泻；情之变由怨之极，辞之变与情变相适应。急雨、飞花，出现在春末或夏初；“花”字上片不用，留在这里用；“残鸦”见出是黄昏而不是深夜，这些都是安排细致和不露针线痕迹之笔。“故人楼上，凭谁指与，芳草斜阳”，以景语结束叙事。在船上远望她旧时曾居住过的房屋，已人去楼空，到这里才点出“故人”，点出二人曾同住之地。事与地皆已无人可与共同指点，所以只能孤独自念，付诸痛啮心胸的回忆；“芳草斜阳”，· 4263 · 《宋词鉴赏大典》无形中更增添怀旧伤感之情，又更显示季节、时候。

情绪由激动重回凄怨，笔调也由倾泻转回吞咽，借景物渲染，余情无限。

吴文英的词一向以“秾密”著称。这首词时间和空间的变换较多，词句间虽不明用转接之辞，而脉络极清晰密致。可见其慢词风格也颇有特色。

点绛唇 越山见梅
吴文英
春未来时，酒携不到千岩路。
瘦还如许，晚色天寒处。
无限新愁，难对风前语。
行人去，暗消春素，横笛空山暮。

· 4264 · 《宋词鉴赏大典》吴文英词作鉴赏 吴梦窗的这首《点绛唇》着力之处既不在句法章法的光彩夺目，亦不在刻意追险求奇，一字一句皆出自天然。只是由于其立意之高、取径之远，使得这首词读来颇具灵性，处处流露出真实性情。体现了梦窗词清疏空灵的本色。

“春未来时，酒携不到千岩路。”起二语，从侧面着笔，所感甚大。春天还未到来时，人们自然不会携酒探春，更不会到这万壑千岩深处来。“千岩”，点题越山。时梦窗寓居会稽（今浙江绍兴），常游稽山，赏梅对雪，颇多词作。次句点出“酒”字，便流露微讽之意。“瘦还如许，晚色天寒处。”点题“见梅”。

“瘦”咏梅常语。本词谓“瘦还如许”，可见词人已非初次在此见梅。四字包含着无限轻怜细惜之意。作者在词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梅花，仿佛一位超凡脱俗的女郎，在千岩路畔，日暮天寒，悄立盈盈，满怀幽思。

这后二句，更推深一步。“无限新愁，难对风前语。”这新愁，到底是词人见到梅花后产生的愁绪呢？· 4265 · 《宋词鉴赏大典》还是说梅花在寂寞无主的环境中如有幽愁？在寒风吹拂下，相对更无一语。那里因为怕它化作千万片缤纷的落英，当然，更怕的还是才得相逢，离别之情尚未诉完又要别去。纵有无限的新愁旧绪，彼此也无法互倾心襟。古人咏花，多用“解语”故事，此词中活用又反用此意，尤觉婉曲动人，末三句转笔换意。“行人去，暗消春素，横笛空山暮。”这也是“无限新愁”的注脚。借咏花而注入人事，可说已达到一种出神入化的浑融境界。仔细品味个中情景，词人所眷恋的女郎的形象，已是呼之欲出。“春

素”，指洁白的梅花，这里借喻女子素洁的形体。“暗消春素”，写梅花在春日里悄无声息地凋残，也喻女子为离愁而暗暗消减了容姿。咏梅诗词，多用闻笛故事。因为笛曲中有《梅花落》曲，听到声声横笛，回荡在空山暮色以之中，自然就联想到梅花的零落了。本词末三句所表现的是离索之思，蹉跎之恨，而又写得这样温婉浑厚，含蕴不尽，如同空山中回响的笛声，余音袅袅，给人们留下了充分思索的余地。

· 4266 · 《宋词鉴赏大典》踏 莎 行 吴文英润玉笼绡，檀樱倚扇。

绣圈犹带脂香浅。

榴心空叠舞裙红，艾枝应压愁鬟乱。

午梦千山，窗阴一箭。

香瘢新褪红丝腕。

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菰叶生秋怨。

· 4267 · 《宋词鉴赏大典》吴文英词作鉴赏 这首词是作者在端午之日忆念他苏州去姬的感梦之作。而这与一般的感梦词又不完全一样，把梦中所见之人的容貌、服饰描摹得极其细腻逼真，并没给人以缥缈恍惚、迷离朦胧之感，因而使人一时很难看出是在写梦。

起头“润玉笼绡，檀樱倚扇。绣圈犹带脂香浅。”三句着意刻画梦中所见之人的玉肤、樱唇、脂粉香气及其所着纱衣、所持罗扇、所带绣花圈饰，从色、香、形态、衣裳、装饰等逼真地显示其人之美。“榴心空叠舞裙红，艾枝应压愁鬟乱。”两句，以“舞裙”暗示其人的身份，以“愁鬟”借喻两地相思，以“榴心”、“艾枝”点明端午节令。上句的“空叠”二字，是感叹舞裙空置，推测此因无心歌舞；下句的“应压”二字，则瞥见发鬟散乱，想象其人应含深愁。

上片五句，句句写梦，却始终不点破是说梦。直到下片换头，才以“午梦千山”一句点出以上所写原来只是南柯“午梦”。句中的“千山”二字，表明梦魂与现实距离之遥远。这一句是写山长水远，路途阻· 4268 · 《宋词鉴赏大典》隔，只有梦魂才无远弗届。对下句“窗阴一箭”，前人大都解说为：慨叹光阴似箭，与梦中人分别已久。

但这里的“一箭”，似指漏箭，如这不是感叹光阴逝去之速，而是说刻漏移动之微。联系上句，作者写的是：梦中历尽千山万水，其实只是

片刻光景。两句合起来,既深得梦的神理,也形象地道出了作者午梦初回时所产生的对空间与时间的迷惘之感。

换头两句刚写到梦已醒,忽又承以“香瘢新褪红丝腕”一句,把词笔重又拉回到梦境,回想和补写梦中所见之人的手腕。这一词笔的跳动,正是如实地写出了作者当时的心灵状态和感情状态。在这片刻,对作者说来,此身虽已从梦中觉醒,而此心却仍留在梦中。梦中,他还分明见到其人依端午习俗盘系着采丝的手腕,以及其人腕上似因消瘦而宽褪的印痕。如果联系他另外写的几首端午忆姬之作,我们当可发现,词人对伊人之在端午日以采丝系腕一事留有特别深刻的印象。这就无怪他在这次梦中也注意及此,并在梦醒后仍念念不忘了。歇拍“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菰叶生秋怨”两句,则两从梦境回到现实,并就眼前景物,寓托自己自“午梦”醒来直到“晚风”吹拂这段时间内的悠邈飘忽的情思和哀怨的心境。

· 4269 · 《宋词鉴赏大典》王国维曾说:“余览《梦窗甲乙丙丁稿》中实无足当此者。有之,其‘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菰叶生秋怨’二语乎。”(《人间词话》)就连最不喜欢梦窗词的王国维也对此二语大加赞赏,并称其足以当得起周济的那四句话。这不仅是因为这两句所摄取的眼前景物——“雨声”、“晚风”、“菰叶”,既衬托出、也寄寓着作者在梦醒后难以言达的情思和哀怨,同时兼有以景托情和融情入景之妙;还因为这两句又是以景结情,宕出远神,既合乎沈义父所说的“结句须要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乐府指迷》),也做到了沈谦所说的“以迷离称隲”(《填词杂说》)。这两句,从空间看是把词境推入朦胧的雨中,推向遥远的江外;从时间看是把词思推入凉风中的暮晚,推向感觉中的清秋。这就跳出了前面所展现的空间和时间范围,把所写的梦中之境一笔宕开,使之终于归为乌有。更从全词看,它写了梦中人,也写了眼前景。按说,前者是虚幻的;后者是真实的。但对作者而言,其感受却恰恰相反:回味梦中所见之人,其印象是如此亲切分明;怅望眼前之景,其心情是如此凄迷无助。因此,他在上片正是以实笔来描摹虚象,写得十分真切;在结拍处却以虚笔来点画实景,写得情景异常缥缈。也许正· 4270 · 《宋词鉴赏大典》因其幻而益真,真而益幻,所以才具有“天光云影,摇荡绿波”之美,使人深深地被这种境界所吸引,而又感其乍离乍合,难以追寻。

解 连 环 吴文英暮檐凉薄。
疑清风动竹，故人来邈。
渐夜久、闲引流萤，弄微照素怀，暗呈纤白。
梦远双成，凤笙杳、玉绳西落。
掩 練 帷 倦入，又惹旧愁，汗香阑角。

· 4271 · 《宋词鉴赏大典》银瓶恨沉断索。

叹梧桐未秋，露井先觉。
抱素影、明月空闲，早尘损丹青，楚山依约。
翠冷红衰，怕惊起、西池鱼跃。
记湘娥、绛绡暗解，褪花坠萼。

· 4272 · 《宋词鉴赏大典》吴文英词作鉴赏词人善于捕捉瞬间情感中的细微感受，将对恋人的爱怜抒发得淋漓尽致。吴文英早年在苏州结识某女子。近世词家据吴词作过许多分析，推断他在苏州有一妾，后被遣去。但将他关于苏州情事的词串连比照，可以确认那位女子并非与他朝夕相处之妾，应为一位民间歌妓。他们的爱情以悲剧告终。吴文英对她的情感是真挚深厚的，他在词作里常以极隐讳的笔法抒写无尽的哀怨。这首词是词人寓居苏州的后期、在其恋爱悲剧发生之后作的。充分抒发出作者的一腔忧怨之情。

词的起笔“暮檐凉薄”，点明环境和时间。暮色已沉，人在檐下，感到秋之凉意，一语即营造出寂寞凄凉的氛围。清风吹动庭竹，使主人公产生故人来访的幻觉。“疑”字将读者带入恍惚迷离的境界，有似梦非梦之感。此两句用李益“开门复动竹，疑是故人来”（《竹窗闻风》）诗句，“故人”即所钟情的那位女子。“邈”，渺远之意；给人一种遥不可及的距离感。

这些描写表现的均为非现实的梦幻般的情境。“渐夜· 4273 · 《宋词鉴赏大典》久”表现由暮入夜的过渡。“闲引流萤”乃用唐代诗人杜牧《秋夕》“轻罗小扇扑流萤”句意，写出故人天真可爱的情态；借着微弱的萤光，从她的“素怀”暗里见到“纤白”。这几句词意较为模糊，作者有意以某些优美的细节片断暗示幽会时留下的难忘印象。

传说西王母的侍女董双成能吹云和之笙，词中的“双成”即以仙子借指故人。双成在梦中远去，凤笙之音渐渐消逝了。一切均是梦境，

惊醒时已是“玉绳西落”。吴文英喜用生僻的典故，词语十分难解。“玉绳”乃玉衡的北二星，玉衡为纬书中所指北斗七星的第五星，是斗柄的部分。玉绳西落标志下半夜已过。

这时主人公才由外室进到内室。放下布帷，欲进内室，却又“倦入”，当是梦境历历触动了往事的回忆，故“又惹旧愁”。不能忘记，在庭栏的角落还留有故人的粉汗香气。

对往事的思念，令词人抚今追昔倍加伤痛。词的过片以特殊的意象深刻地表达这种悲痛的情感。“银瓶”是古时汲水用的器具。“银瓶恨沉断索”援用白居易《井底引银瓶》诗“井底引银瓶，银瓶欲上丝绳绝”句意。汲水时丝绳意外地断绝，白诗以此比喻“似妾今朝与君别”，言中道分离，遗恨无穷。他们·4274·《宋词鉴赏大典》恋爱悲剧的发生，似乎早在预料之中：“梧桐未秋，露井先觉”，飘零摇落的命运是注定的了。“抱素影、明月空闲”，即叶梦得《贺新郎》“宝扇重寻明月影，暗尘侵、上有乘鸾女”之意。团扇如月，扇面上绘有素女的小影，已积有灰尘。“抱”，持也；团扇曾经是她用来“闲引流萤”的，“明月空闲”意为它已闲着无人用了。这纪念物上以丹青绘的小影封尘已久，可是那秀眉却依稀动人。

词锋至此陡然一转。“翠冷红衰”，一派衰落凋残的景象。“西池”在吴文英关于苏州情事的词中多次出现，当为词人寓所阊门外西园之内的池。在这凋残衰谢的季节、清寂冷落的秋夜，怕有轻微的声响惊起西池里的睡鱼，西池的鱼跃又将搅扰静寂的秋夜和人的思绪。因为主人公正因西池的落花回味起故人留下的一个销魂印象：“记湘娥、绛绡暗解，褪花坠萼”。

“湘娥”本为传说中的湘妃。近世词家考证，认为吴文英在苏州所恋者原籍湖湘，所以“湘娥”或“湘女”皆借指苏州故人。记得那次幽会时，她偷偷解下轻薄的绛色绡衣。词的结尾颇具新意，幸福美好的形象用以作为悲伤之词的结尾，同今昔的劳燕分飞恰恰形成鲜明对比，从而产生了回环往复悲喜交集的艺术·4275·《宋词鉴赏大典》效果。

吴文英是属于那种情感细腻丰富的人，最善于捕捉并表现瞬间的、形象鲜明的主观感受。在他的作品中，许多意象具有纤细的主观感受性质，又以晦涩的语句表现出来，其词意往往缥缈朦胧，恰似唐代李商隐的《无题》诗。这首词的整体使人如临梦境，比如故人团扇扑萤，令人

难辨是梦幻还是往事；银瓶断索、梧叶早坠，未知其人是离是亡。在词的结构上虽也有时间关系的交代，但意群之间总有较大的跳跃或转折，而且往往不甚连属。如下阕的四个意群之间便缺乏应有的顺序联系，结尾则似有词意未尽之感。这正是梦窗词结构奇幻的特点。理解梦窗词较为困难，如果细续便会发现作者的表现方式是艺术化的，所表达的情感则是复杂、真挚和缠绵的。

· 4276 · 《宋词鉴赏大典》思 佳 客 赋半面女髑髅吴文英钗燕拢云睡起时。

隔墙折得杏花枝。

青春半面妆如画，细雨三更花又飞。

轻爱别，旧相知。

断肠青冢几斜晖。

断红一任风吹起，结习空时不点衣。

· 4277 · 《宋词鉴赏大典》吴文英词作鉴赏这首题为“赋半面女髑髅”的词，是吴文英借对神秘莫测的鬼魂世界的描述，反映对现实人生的消极悲欢，也借由此触动的情感创伤，寄托了他对不幸女子青春生命的哀悼。

吴文英是南宋末情感丰富而颇具幻觉的词人之一，他以奇妙的想象和凝炼生动的笔调从另一视角去赋女髑髅。将它幻化成了一个充满生活情趣的活的女鬼。

她一如生前一样，睡得之后以钗燕轻轻梳理长长的香云。钗燕即玉钗，为妇女首饰。“云”即指妇女浓密的秀发。“钗燕拢云”意味着粗略草率的梳妆，显出睡意未消，心情慵倦，以此从侧面地暗示了其难掩的天然丽质，古时人们相信，鬼魂也同活人一样生活着，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生活在阴间，而活动在夜深人静之时。她“睡起时”已是夜半更深了。南宋诗人曾有“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之句。这女鬼悠扬而轻易地从隔墙折来杏花枝嬉弄玩耍。这里所表现的不是单纯的鬼趣，而是欲以说明她并未忘记春的到来。而特别折下标志艳丽春光的杏花，则表明她对· 4278 · 《宋词鉴赏大典》人间美好事物依然留恋。第三句掉回词笔点明所赋的词题。在幻觉中词人觉得这已不是“半面女髑髅”，而是“青春半面”的美丽女子，妆饰如画。以上三句极其恰当

地描述了女鬼的生活情趣，词笔都是轻快活泼的。在“细雨三更花又飞”句，词情突然转变，以凄厉而悲惨的意象表示一个年轻生命的夭折。这种不幸的夭折，世间不知有多少。而从面前的这半面女髑髅，使人自然地又想到这这也是一个早天的生命。“花又飞”令作者的想象离开本题而勾起对美好情事的感伤。自然地过渡到下阕的自我抒情。

“轻爱别”是词人惋惜这早天的女子轻易地便恩爱永别；“旧相知”是幻觉中觉得半面女髑髅好似旧日相知的情人，因为她的命运也是如此。简短的两句，包含了说不尽的人世沧桑和死生无常的凄凉情感。

词情在此之后转为强烈，紧接的一句“断肠青冢几斜晖”推向高潮。青冢借指妇女的坟墓。现实环境中，芳冢旁挂着几缕落日的寒晖，特别容易令人感到凄凉和心酸，这里便埋葬着昔日所恋的情人，触景生情，怎不悲痛欲绝。“断肠”正表达了这种悲痛的强烈程度。结尾两句，词意大大转折，作者似乎也试图以超脱的心情进行自我安慰，以减轻悲痛。但这里的“花”· 4279 ·《宋词鉴赏大典》并非指鲜花，而是“断红”。这很切词题，以“断红”借指旧日相知的亡灵，它有感有知，任风吹起。可是词人却有意抑制住自己的情感，努力使心境趋归平静。结尾两句本欲以淡语忘情，但从全词所表现的那种对那死去的年轻女子的同情、爱怜之情和由此引起的内心的波澜，都足以说明留在心目中的许多深刻的印象是不易轻轻抹掉的。

从这首词的内容看，很显然已是他晚年的作品，其间寄托了词人无限的哀思。这首词在艺术表现方面将幻觉的描写与主观抒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词意较为含蓄曲折，甚至有些晦涩，但其间却隐藏着作者不愿为人所知的真实情感。联系作者一生的际遇看，我们亦不难看到这首小词优美的辞情和生动的形象是具有很强的感染力的。

· 4280 ·《宋词鉴赏大典》望江南 吴文英三月暮，花落更情浓。

人去秋千闲挂月，马停杨柳倦嘶风。

堤畔画船空。

恹恹醉，尽日小帘栊。

宿燕夜归银烛外，流莺声在绿阴中。

无处觅残红。

· 4281 · 《宋词鉴赏大典》吴文英词作鉴赏这是一首伤春怀远的艳情词，在名家的笔下以雅秀的笔意和绵密的章法描摹而出，一点都不显俗套，反而是曲曲传出了恋人的真挚情感和深微心理。

“三月暮，花落更情浓”。暮春三月，这里说的不是花流水流红、闲愁万种的时节。“更情浓”，浓情密意，指的应是欢情。那么，“人去秋千闲挂月，马停杨柳倦嘶风。堤畔画船空”几句呢，初读之下，很可能觉得是在写“方留恋处，兰舟催发”的分手情状；况且“秋千闲挂月”，也容易使人联想到韩偓的《寒食夜》：“夜深斜搭秋千索，楼阁朦胧烟雨中”，或者梦窗自己的《风入松》：“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但细细寻绎下去，便会知道都对不上号。

这里绘制的绝不是雨横风狂三月暮的凄凉图画。“人去”、“马停”的笔墨，其间实在是隐去了若干具体的情事。一幕情深意密的“相见欢”，写到如此隐约迷离，含浑蕴藉，手法可谓高明极了。不去实写柳阴摇出画船来的情状，也不去细摹仕女秋千会的场景，而是完全看不到人的活动，作者只是侧击旁敲，轻灵地· 4282 · 《宋词鉴赏大典》烘托出一个类似“空镜头”的画面：闲挂月中的秋千索、驻泊堤旁的画船、拴系于垂杨的马匹。这一切都在无误地牵引着读者的神思，循着词人的细密思路，顺理成章地凑泊过去：倦马嘶风、柳边船歇——待人归！夜已深沉，月已朦胧。全部的环境完全被一种静谧、甜美、而又圣洁的氛围笼罩着。这，就是词的上片的不写之写。实际上，而今乐事他年泪，这种对欢情的描写，其实是在为下片的悲感作铺垫。

季节，由春入夏；情感，也由似酒如密的浓情过滤到神态恹恹的如痴如醉。世事犹如春梦，失去便不可复得；人也如同飞鸿离去后也不再复回。密约幽期不可复得，峡云无迹各自西东，剩下的只有无穷的怅惘和不尽的忆念，她也许只会独自守着窗儿，整日价在情思昏昏中打发日子罢了。“宿燕夜归银烛外”，用的是温庭筠《池塘七夕》诗“银烛有光妨宿燕”的旖旎字面，而指的却是人此时的孤栖处境。下一句“流莺声在绿阴中”绿阴内流莺啼啭，更是使人伤春不忍听，加倍烘托出主人公徬徨寂寞的心境。最后以“无处觅残红”歇拍，对应上文的“花落”，也点明景情迥异聚散匆匆的无奈，哀婉的歌声里倾注着作者对不幸的主人公的绵邈深情。

· 4283 · 《宋词鉴赏大典》梦窗词擅长以离合吞吐之法抒写感怀旧